紹述先生文集

五

和装本

へ和16
1495
30

早稻田大學附屬圖書館
寄第一
漢詩文
第　號
第　卷
此書館外不許帶出

紹述先生文集巻之九

男善韶　校

説類

迂説贈垣内生東行

昔衛霊公既歿蒯輙推刃相軋天下孰有岌岌於此焉者哉使世之人處乎此其必用狙詐詭譎之計以救之夫子之為之也則曰必也正名乎當時及門之子既疑其迂降及七國狼噬豨突弱之肉強之食亂亦極矣禍亦慘矣而孟子勸其君以仁義至言其極

効則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時君視以爲迂而弗省賢攻伐務從横起蒯頗牧之徒用矣迨其後也衞日削六王呑于秦而灞上眞人遂以寛仁大度得之則當時之所目以爲迂者則未必迂而其所爲不迂者乃迂之大者也蓋聖賢之言譬諸燠焉而絺寒焉而貉乃經之常義之通而不可斯須違焉者而世之人視以爲迂而俗日狡道日榛而其弊至於今日而極矣華給乎其辭吐閑習乎其進止將以干進也而身之修與否不問焉蓄其資斧煥其褾題將以致富也而家之齊與否不省焉如斯而已矣不然則以爲迂而吾以爲不然也時乎利衆方滾滾趨嚮如火吾乃寂之甘寘之嗜則人目以爲迂矣時乎名衆方惑惑眩鶩如市吾乃劃其采戢其光則人目以爲迂矣然毋視其市奇禍犯三尺赤族而輸載者則迂者不與焉而徃徃出於不迂者則世之所謂迂者未必迂而其所爲不迂者乃迂之大者也蓋世之學者囚首喪面言也鄙貌也野說理則三尺其喙施用則五斤其手其招迂之誚亦宜矣然尊其瞻視正其衣冠則科頭箕踞豈其所尚哉去其鄙倍遠其暴慢則乃迂乃譾豈其所尚哉千乘之國可使治其賦迂者

能之乎東帯而與賓客言迂者能之乎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亦豈迂者之所能辯乎哉然則世之以迂目之者亦未必非學者之罪而併與其不迂者廢之者過矣諺曰三折肱知為良醫吾天下至迂者也故能知迂之説子亦迂之徒也故其東徃也終始言迂説以贈之將以共學聖賢之不迂焉

元祿庚辰仲秋日

切磋琢磨説

切磋琢磨字見於経傳者凡四詩也論語也大學也爾雅也漢唐諸儒皆解作四物其説雖若無味而本於爾雅則其所従來者遠非妄解者也至朱子解作二物而分精粗先後之叙其取譬精巧雖若可喜而不見其所本蓋義理之精微不古必善而今必不善也字義則當時習尚専門傳授各有其倫不可遽革不比義理之無迹融通自在也況爾雅周人之書其説多解詩者益不可改移其義訓也詩曰如切如磋如琢如磨毛萇曰治骨曰切象曰磋玉曰琢石曰磨論語子貢曰詩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謂歟孔曰能貧而樂道富而好禮者能自切磋琢磨正義曰治骨曰切下同大學疏同爾雅釋訓如切如磋道學也郭璞注曰骨象須切磋而為器人須學問以成徳如琢如磨自修也注曰玉石之被琢磨猶自修飾宋邢昺疏曰如切如磋骨象以成器毛傳曰云云道其學而成也人自修飾如琢磨玉石毛傳曰云云聽其規諫以自修如玉石之見琢磨○又釋器象謂之鵠角謂之觷犀謂之剒木謂之剫玉謂之雕郭璞曰五者皆治樸之名邢昺

曰謂治其樸俱未成器有此五名也此朱子所謂裁物使成形質也金謂之鏤木謂之刻骨謂之切象謂之磋玉謂之琢石謂之磨郭璞曰六者皆治器之名邢昺曰謂治器加工而成之名也此朱子所謂治物使其滑澤也朱子大學章句云切以刀鋸琢以椎鑿皆裁物使成形質也磋以鑢鍚磨以沙石皆治物使其滑澤也治骨角者既切而復磋之治玉石者既琢而復磨之皆言其治之有緒而益致其精也○或問云骨角脉理可尋而切磋之功易所謂始條理之事也玉石渾全堅確而琢磨之功難所謂終條理之事也○又荅南軒書曰骨角柔韌不容琢磨玉石堅硬不通切磋故各隨其宜以攻治之而其功夫次第從粗入細又如此雖古今沿習或有不同然物有定理恐亦無以相遠也故古註舊說雖與此異然其以切磋為治骨角琢磨為治玉石亦未嘗亂但不當分四者各為一事而不相因耳豈亦有所傳授而小失之與來喩欲以四者皆為治玉石之事而謂切為其璞琢為琢其形此於傳文協矣然切其璞而琢其形則不必遠磋磋之既平而復加椎鑿則滑淨之上却生瘢痕與未磋何異竊恐古人知能創物不應如此之迂拙重複也蓋古人引詩往往畧取大意初不甚拘文義故於此兩句但取其相因之意而不細分其物若細分之則以切琢為道學磋磨為自修如論語之以切琢比無諂無驕磋磨比樂與好禮乃為穩帖今既不同亦不必強為之說但識其大意可也況經傳中此等非一若不寛著意思緩緩消詳則字字相梗亦無時而可通矣

按此四字有三說漢儒以來所說皆據爾雅朱子乃創別為說南軒亦與此異然當從爾雅為正何者爾雅或以為周公之作或以為子貢之作其說雖不可信而其決出於周人之手而非先秦以後之書無疑後世解經者一以為宗不可違之然則解為四物者古今定訓而不可轉換且又審釋器之文有治樸與

治器之別鵠礐等五者治樸之名而朱子所謂切與琢也鏤刻等六者治器之名而朱子所謂磋與磨也倘使周人所言如朱子之說則爾雅之釋妄矣爾雅直釋時俗方言耳非有意創其說也今以切磋等四字為治器之名而叙于治樸之後又別有治樸之名則非如朱子之說可知矣若従朱子之說則切琢二字為治樸之名爾雅不可外此而別作未成之名也且前五者重複不見所當切琢二字為治器之名則爾雅混稱也玉既謂之雕而又謂之琢則裁物使成形質之說不可從也且章句以切磋為治骨角琢磨為治玉石其分固未嘗亂矣而玉與石亂骨與角混大異爾雅之說矣故知朱子之說其先後精粗詧之今日為學工夫則其次第固可喜然奈其古無其說與其巧而失古意寧拙而近古豈可遷就其說以易古人之成訓哉故今從古注為是古義從之因著其說云

元禄丁丑閏月庚申

損益十友圖說

益友	損友
好學	不學
寡言	多言
有志	無志
篤厚	浮躁
謙遜	驕吝
和順	暴悍
直諒	邪佞
克勤	放逸
方正	輕佻
嚴恪	狎侮

說曰大哉友也自天子至于庶人莫不由友而損益焉

與好學者遊則己亦好學與不好學者交則己亦不好學言之多寡行之邪正關焉志之小大德之成壞係焉篤厚者衆之所倚重浮躁者世之所輕侮謙遜和順則人必愛之驕吝暴悍則人必惡之公平正大者直諒之發也奸慝狡偽者便佞之心也戰兢寅畏者克勤之事也荒寧玩愒者放逸之為也方正嚴恪則曰就規矩輕佻狎侮則曰淪汙下嗚呼其所交者賢則為大人為正人君子之所以永為君子也其所交者不賢則為姦人為邪人小人之所以終於小人也為小人而不已則其終歸于桀紂為君子而不已則其極至于堯舜君子上達小人下達可不慎也哉其欲為君子耶欲為小人耶欲為小人則已苟欲為君子不可不審擇其所交焉欽哉毋忽

誠字説

語孟六経之典其言雖繁不過于立誠而已矣堯舜孔孟之道其教雖大不過于行仁而已矣仁則誠誠則仁其名雖異其實則一也是人之所以為人之道而不可須臾離焉者也故君而不誠則不能以治天下康黎民臣而不誠則無以輔國家脩庶職父非誠則不能以教子子非誠則不能事父推而至于朋友長

幼夫婦兄弟莫不皆然也故堯之讓天下于舜舜之
受帝位于堯者誠也湯之放桀于南巢武王之殪紂
于牧野者亦誠也伊尹之桐宮太甲周公之狼跋王
室箕子之陽狂比干之諫死孔子之載贄于齊魯之
郊孟子之惓惓于滕梁之君子路絕纓曾子易簀莫
不皆是誠也智而不誠則陷于詭譎勇而不誠則歸
于強悍慈而不誠則流于優游姑息直而不誠則至
于絞訐矯激聖賢之所以教人學者之所以立志者
一是莫不以誠為本矣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
物是故君子誠之為貴又曰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

人之道也豈非所謂人之所以為人之道而不可須
臾離焉者乎故中苟誠矣則不脩邊幅外雖粗率聖
人之所取也中苟不誠矣則繩趨尺步外雖端整君
子之所惡也是巧言令色之所以見恥乎夫子而剛
毅木訥之所以近乎仁也嗚呼誠之為道大矣哉不
可以加也然立誠之道最為至難何者平天下均國
家有才者之所能辦也爵祿易懷而廉者能辭之爲
白刃難犯而勇者能蹈之爲唯至于立誠則非有才
廉勇之所能及也故立誠者天下之至難也高山武
次越後州高田人也徃年嘗因紹介通名于先生頗

隷籍于門下頃者不遠千里特為求道南造于洛稽
留僅浹旬名區勝境未嘗遊焉日見先生質疑詰問
一一書紳歸在羈館則攤書繙経以自樂焉嗚呼不
曠山不植地跋渉關河之險塞櫛沐風雨之艱苦崎
嶇千里如歴塊然可謂篤志好學之人矣吁郷鄰并
舎昕夕可造者却藐焉不省千里阻隔欲至末縁者
或能好學問道道之在天下也無間華貊圓隔遐邇
可謂至矣其將歸也請先生以名讀書之室先生因
書誠字二大字以與之予竊感其篤志好學可以廉
頑敦懦因書誠之不可須臾離焉而其立之最為至

難以語之顧歸思義以就素志是乃所望於子也勉
旃

景尹字任甫説

雖難乎成而利乎淂則人貪其利而不恤其難雖不
利乎淂而易乎成則人就其易而不問其不利若夫
難乎成而不利乎淂尚且為之者其唯篤好而無所
為者乎學者之業沉潜聖言討其意趣動心忍性以
修其身非淺之為丈夫者之所能堪也故希淂成或
成矣而人不之知也或見知矣亦未聞有舉而用之
者也所以世之學者多中道而倦或廢或逃或竄于

伎術小數之間以圖一旦之利其雖或從事焉者戀榮利豢富厚而歎技之不售者皆信道之不篤也夫雖君子者其豈不知為儒之無利也哉唯其信之篤則常見其利而不見其害也凡見其害而外慕者皆不篤信故也諺曰追鹿者不見山夫山之巍巍有目者皆能觀焉而心專於鹿則雖視而不見也雖然其所謂害也者皆世之所謂害而於道則未必為害也衣不煖食不飽則世以為憂矣君子則曰是我堅操之地衡於心困於慮則世以為戚矣君子則曰是我立志之秋天之將降大任行拂亂其所為貧賤憂戚將以玉於成也自君子觀之孰知其所謂害也者之不為利也哉大村氏之子吾父之弟子也向来自播學于都脩行精苦庶幾不恤成之難而計得之利者乎屬寧親其鄉徴予名且字之曰命以景尹表以任甫夫阿衡之在般也初遯于畎畝後任天下之重故孟子以為聖之任者也士之所願學雖在孔子而言其所志則每稱伊尹此予之所取意也 歲在壬午皐月

三事説

躬行

以智術服人者智術窮而人疑焉以權力服人者權

力盡而人叛焉故非身有其德不能使臣民心悅誠服躬行其服人之本乎

務學

據高而望則所見者大就深而汲則所資者浮學之為道具聖賢之成法盡古今之事變猶據高而望就深而汲也苟不然則坐井而窺天不足言其小也行潦無根源不足喩其淺也學之不可不務也如此

納諫

萬乘之國人畏其強者以其合衆人之力故人畏其強聖人之智人稱其大者以其兼衆人之智故人稱其大諫者雖在彼受諫則在我則諫者之善即我之善故人主以納諫為美　享保五年

文行忠信說

說曰夫子之敎見於魯論者其事非一而門人弟子必以此四者括夫子之敎者何也蓋孔門以此為進修之定法盡示之猶後世之學規鄉約也故特舉而言之可知凡及夫子之門者必受此四者無不以此為規矩遵守而服膺焉蓋文者先王之遺文道之所在也行者踐履之謂所以體夫道也以實之謂忠有守之謂信雖亦百行之一而凡事不以此為主則

無以為之地故別而言之自此以上治國平天下大人之能事知天達命君子之極功非夫人之所能遽可到也唯斯四者自天子以至庶人不可不從事於斯焉而亦可自是而進入于大人君子之域矣子以四教其以此乎曰為之説　享保壬寅二月日

贈冨永鈍翁説

昔者先子在日中津僧香老欽先子之名德嘗航海而来謁先子作序贈之名籍籍乎一時爾後東寄往来不絶上都必過云邑有冨永生好學嘗服膺往聖之遺言既而携生而到生深歸先子之道先子既歿尚繹舊聞以信先子之餘延及于予嚮往之心三十餘年猶一日也老號鈍翁迩者邑侯自丹之宮津移鎮来莅府之士多及先子之門者相與講古學稱道先子之遺德不已翁今年已過七袠病且亡子養族子為嗣屬者書来曰學古學先生之道久矣願託諸文以使後葉知予之志嗚呼朝聞道夕死可矣翁之聞道已過三十年矣老而不倦猶欲永其業於後世子孫其何可弗傳耶　享保丁未歳春日

友直字公諒説

友之有益者三曰直曰諒曰多聞先儒曰友直則聞

其過友諒則進于誠人之於友其可不擇直諒以成其德哉岡島生丐名因名以友直表之以公諒尚其顧名思義以勿負所學哉　丙午之夏

雜說

學之進與不進不在乎讀書學問之時而在乎不讀書學問之間何者讀書學問之時少而不讀書學問之時多至於不讀書學問之時則聲色貨利之誘食服玩好之念纏繞乎外縈滯乎內自非特立有志之人不為之所亂者鮮矣故學之不進必在乎不讀書學問之時其唯君子之學也出入於此動靜於此叅乎前倚乎衡見乎牆見乎羹無有警縱作輟聲色貨利之誘既絕乎心道德仁義之美油然渙蒸故學之進也在乎不讀書學問之時今之人見其對書則巍然一儒士也掩卷而退則其心與不識字之人無異故其對書也書與己一其掩卷也書在於心而後可與言學矣苟如此則書不必讀而學自進也若夫不讀書學問之時志既外馳而讀書學問之時亦不致思專志者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人道敏政說

中庸曰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古注曰敏勉也言人君

當勉力行政章句云敏速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人存政擧其易如此予謂倶未穩蓋言人性本善導之以政則其化也速猶地道之種之以樹則其生最速謂之人道可見其擧天下之人而其所爲道謂之人道故下以地道對之古注做人君解誠不穩章句必拘其人存句做賢者解亦不當人道二字非言賢者也　壬辰臘月

孟子心性互擧説

孟子之書心性互擧者三一曰盡心知性二曰動心忍性三曰存心養性説者謂盡心知性存心養性就理而言動心忍性就氣而言非也孟子所謂心性皆就氣而言其取認善者亦就氣質中取善焉耳非有二端也其曰盡心知性者人不知性之可以爲善則孰肯盡其心以造道哉故要盡其心者須知其性之善也譬諸不知金之可以爲劍則孰肯淬厲不知馬之可以駕御則孰肯服乗故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其曰動心忍性者處艱虞之地悚動其心堅忍其性此説其狀匪係修爲其曰存心養性者實爲當人受用之工存云者不失之也養云者養成之也蓋人日爲不仁之事親不仁之人則固有良心斲喪無餘譬

諸劊子不殺人其心不樂存之則不視不仁不親不仁而不放失其心也如君子遠庖厨是也養之則其功亦進於此曰親善人習善事聽善言則其性遷化習與知長如植物之仰雨露軀命之賴粱肉古人琴瑟簡編日不離側皆為是故也今夫郷村之人天資慤實忠信可頼及周旋都邑為繁華所移朴實變為柔順柔順變為浮躁此失其本也存心者欲其不如此也苟翔臺省入庠序則自諳禮節觀文章鄙倍之習祛而温雅之風成養性者欲其如此也　甲午猪日

逝者如斯說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集註曰天地之化往者過來者續無一息之停乃道體之本然也然其可指而易見者莫如川流故於此發以示人欲學者時時省察而無毫髮之間斷也竊按此非夫子之意矣蓋水之為物日夜混混流而不已故君子觀其象而體之于身夫子取水之意蓋亦如此故孟子載徐辟曰仲尼亟稱於水曰水哉水哉何取於水也孟子荅之曰原泉混混不舍晝夜盈科而後進放乎四海有本者如是是之取爾此喩人有實行則亦漸進以至其極也在易坎之象曰水洊至習坎君子以常德

行習教事即其意荀卿之書宥坐篇亦載孔子觀於東流之水子貢問於孔子曰君子之所以見大水必觀焉者是何孔子曰夫水大徧與諸生而無爲也似德其流也埤下裾拘必循其理似義其洸洸乎不淈盡似道若有決行之其應佚若聲響其赴百仞之谷不懼似勇主量必平似法盈不求概似正綽約微達似察以出以入以就鮮絜似善化其萬折也必東似志是故君子見大水必觀焉此亦說夫子稱水之事其引類多端固不如孟子之簡明易直也然其就水之流動上爲言豈其得夫子之遺意乎而宋儒之學主

一理字認天地萬物之所以然以爲眞體故水之流行不已不足以語水而必推究其所以流行不已者是有何物而致然以爲道體故程子曰此道體也天運而不已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水流而不息物生而不窮皆與道爲體運乎晝夜未嘗已也此皆佛老之緒餘而非聖人之意矣程子又曰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朱子曰除了孔孟猶是佛老見得些形象譬如畫人一般佛老畫得些模樣後來儒者於此全無相着如何教他兩箇不做大此其意可見矣故孟子荀子之說有所窒礙矣孟子集註引林氏說

曰徐子之為人必有躐等干譽之病故孟子以是答之鄒氏曰孔子之稱水其旨微矣孟子獨取此者自徐子之所急者言之也又語類吳必大問見大水必觀焉是何意朱子曰只川上之歎恐是夫子本語孟荀之言或是傳聞之訛噫夫子就水取喩其勸人之意切矣孟子發揮其旨詣之後世明白詳悉無復餘功而自學術之相左也或以為有為之言或以為傳聞之訛而曰儒者不識此義獨佛氏畧得其旨亦獨何哉

仁說

仁之為義廣矣而專於愛然不止于愛亦不離于愛而後仁之義盡矣韓子曰博愛之謂仁如其說則人徒知慈愛憐恤之為仁而不知刑罰征討之亦為仁稷之播種可以為仁而皐陶之明刑不可以為仁文王之養窮民可以為仁而湯武之夷暴亂不可以為仁此論仁而專于愛不足以盡仁之義矣李延平曰當理而無私心仁也蓋事有當理而有私心者矣亦有無私心而不當理者必也當理且無私心而後可以謂之仁矣如其說則凡處事無私而當者皆可以為仁矣此論仁而離于愛違仁之義亦益遠矣大抵

宋人之論仁專墮于理解而離愛者多矣如謝上蔡
以覺訓仁是也朱子矯之始為之說曰心之德愛之
理其意謂心之德能解覺愛之理能解愛兼有斯二
者而仁之義始全矣此其說雖與上蔡異而亦非聖
人說仁之意矣昔者樊遲問仁夫子答之曰愛人孟
子亦曰仁者愛人又曰仁者莫不愛也然則以博愛
訓仁固非不當也然事或不與愛相干而要其歸則
出自不忍人之心者皆可以為仁矣故湯武之放伐
不忍于天下之民殷之三仁不忍于其國其言也訒
不忍于待人雖有大小廣狹之異而無妨乎其同為
仁也此韓子之說所以不免於偏而宋儒之說獨遠
於仁也

定軒說

天下之言一也隨用者之識見如何而邪正真偽之
辨判矣蓋觀自古聖賢之言每曰安曰止而言及定
者甚希唯中庸曰事前定則不困大學曰定而後能
安而後世或以定為訓真西山氏有定軒之說陳壽
翁氏有定字之號而至於浮屠氏之說則說禪定說
戒定而以定為用工之極夫言定也一而聖賢之所
說與外書之所旨所存不同志定于前而千變萬化

自是而出業定于前而善信美大自是而進不為邪説所汨不為世好所撓此聖賢所謂定也凝若乎湛然虚明之境而澄瑩不波此異端所謂定也不可不知所擇焉宮地要三生産于備之中州在京三年苦學不已向者持幅紙請號為書定軒二字以與之頃將歸請其説吾知其志之有在為之説以進之云

正德二年壬辰之春

徳弘字毅甫説

曾子曰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蓋人弘則患乎不毅毅則患乎不弘故雖寛容有餘而或流於緩雖強忍能守而或失於隘既弘且毅然後可以勝重任而致遠道矣阿州人福住氏嘗慕先人之道往歳遠來訪予屬者又求予名且字之因命之以徳弘表之以毅甫欲其任重致遠以無負曾子之言也勉哉

鶆説

越之白山有鳥其名曰鶆字出爾雅朱冠玄衣青趾白腹翅端帶白如鶴甚愛其子白山高寒四時常有雪頂下有阪曰五葉萬松環植數十里此鳥棲宿其間而未嘗他遊人所希見偶有観者以為瑞云能除火災後鳥羽帝嘗有聖製和歌膾炙人口州豪小

武氏友梅翁世處奉山靈締廬山腹以休登陟者之
勞上山者數矣竟獲覩之圖而傳之曩時風早中納
言實種卿奏進之
上皇宮　宜圖其像于亭子寶
永戊子之災亭免于燬屬者友梅奉煩卿令孫實積
朝臣辱以　聖製題其上幀屬予記之云
享保十四年己酉四月

德基字元恭說

醫伯泉三益翁嘗學於先子敦尚古道于今三十餘年
矣爾來久不相聞近携其嗣子某使從學則將冠焉
枕籍詩書勤篤不失世守頃請命名曰取周詩所謂
溫溫恭人惟德之基名之以德基表之以元恭某辭
其稱之甚美而不當夫稱已以德則固宜謙讓之不
暇構其基以望成于他日君子之所以自強不息也
復何爲辭因爲說還之云

宥坐說

聖人之道極廣大而盡精微固非一言之所遽可能
說也且古今之異宜水土之殊習上世之事不可全
襲乎今異邦之尚不可悉移乎此然至夫人之所以
爲人之道則通乎古今準諸四海而無有不同人之
所以爲人之道者何也當人職分之所當爲者是已
君君臣臣父父子子以及夫婦兄弟朋友之交無不

各有其則而士農工賈亦皆有本分生業天下之人無一人不用亦無一日不由焉而不能盡其道者不學故也聖賢之書乃其口訣也然則人焉而欲盡人之道在學焉耳敬事堂主人益田君元道世隷長州為國宰其部下士品川希明二十年前嘗寓于予塾學焉頃隨主東還之次過訪予舍致其詞幣求予録警戒之語將以寘坐右今君出而事其上釐其國務接其同寀副貳治其吏士臨其氏庶內而睦其親眷務盡其心則道斯在矣奚復制此心如束縛羈絏以為戒乎哉希明素有志學亦應進時時召致聽其演

經旨則庶乎其學之有効矣因書以畣之云　享保壬子春二月

元汲說

史魚以直見稱於夫子以来獨漢汲長孺最著直名後世遂配之姓曰汲直備中入江杏庵氏因人丐名因名曰直字之曰元汲夫直之為道大矣故夫子曰人之生也直罔之生也幸而免然稱史魚之直不及蘧伯玉之為君子而又曰好直而不好學其蔽也絞然則既直矣亦能好學而景君子之行庶幾其為全德之士矣乎因為說以贈之云　享保甲寅三月日

德載字希厚說

千種氏之子近来寓塾求名因命之曰徳載字之曰希厚及問其義則答曰在易坤之象曰地勢坤君子以厚徳載物盖人不敦厚則不能容載衆物浮躁浅路豈能成事耶故易之取象云爾先正張子亦以自命冀玩経旨景賢行以勿負其名哉

景彦字成美説

近者備人原生丐名且字之因命之曰景彦字之曰成美欲其能立志勉學以成美士也又問其説乃謂之曰詩稱邦彦書説彦聖説者曰彦者美士之稱嗚呼人誰不欲為君子而不欲為小人唯其志鋭乎始而挫乎終勤乎暫而情乎久竟不得成其器苟能慎終于始勉而不已則何患不為美士勗矣哉因為説以遺之 元文紀元丙辰七月初一

師愿説

堤生勢州松坂之産也遊學于京寓弟長衡之舎頃来問其名因命之曰師愿字之曰善甫嗚呼美名嘉號多為前人取用毎存重複唯以愿命名前史不多見焉左氏春秋傳鄭大夫子皮使尹何為邑曰愿吾愛之不吾叛也杜氏註曰愿謹善也孫卿子之書所有愿愨之語此可以為稱乎其義亦大矣是為説云

寡欲説

天之生斯人也莫不各有斯形既有斯形則莫不各有斯欲若口之於味目之於色耳之於聲鼻之於臭四肢之於安佚是也故雖聖人不能必無焉唯其節之而不過耳公劉之好貨大王之好色是也故曰養心莫善於寡欲蓋世人之常情舉事作意其原皆出乎欲故猶之釣名者欲也趨利者亦欲也志乎善者欲也陷乎惡者亦欲也立功建勲者欲也嬰罪被誅者亦欲也殞身殁死變命促齡者欲也攝收精神延年養生者亦欲也唯大人者能寡其欲故其動也唯

義其靜也唯義義之所有不辨黼扆之位義之所無不避斧鑕之慘如是者何也唯其寡欲也多欲者邪也利也小人之所以日流于汙下也寡欲者正也義也君子之所以日達于高明也蓋人之所以學者求為君子所以求為君子必始於義所以求義必始乎寡欲夫內多欲而外求為君子其可得乎故曰根也慾焉得剛孟子曰為人多欲雖有存者焉寡矣此古人之所以以命坊欲以禮制欲也嗚呼寡欲者夫為君子之本歟　貞享四年丁卯孟夏望

天時地利人和説

人毎溺於鬼神而忽人事聖人戒之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未嘗使人廢鬼神而曰無感應之理也此傳諸萬世而無弊者也凡事皆然推之行軍出師之間亦然言天者但謂孤虚旺相之術可以制勝言地者但謂山川控帶之要可以取勝而不復問三軍之輯睦與否此兵家之弊也呉起有懲乎此答魏文侯曰在德不在險夫起善戰者也其宜恃險而不復務修德而其言如此豈有激而然乎較諸孟子所云天時地利人和之言猶覺其的切然王侯設險以守其國故城郭溝池以懲不軌而遏姦淫雖非聖王之所恃以為本而亦非廢而不設也若不然則非所以厲民而階亂乎故孟子云天時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未嘗言唯人和而已矣地利不須問也唯地利而已矣天時不須考也此聖賢之言所以傳萬世而無弊也呉起能為此言而不免於其身要非由東之言

癸卯五月十三日

師厚字玄博説

羽州秋田醫人戸坂生稱玄博往年負笈千里上都肄業既歸請命名為名之曰師厚仍以玄博字之告之曰中庸云博厚所以載物也夫學者之於業也任

重而道遠非淺之丈夫之所可能遽到也不可不體博厚之德以弘載物之量焉冀顧名思義以克成其業此所望於子也

存誠字明臣說

長準自西還攜其邑子伴生而來生寓長衡舍而學焉日夕挾策就予而肄業屬請正其名因命之以存誠表之以明臣夫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至誠之道雖非學者之所可遽及而苟學而明之則亦豈不可庶幾哉故易文言曰閑邪存其誠中庸曰明則誠矣千里之退起於跬步吾子敏而慤苟顧名思義則

德博而化其功豈由人哉勗之 享保庚戌八月初二

性善字說

人之所以造於聖人君子之域者以其性之靈能具四心而匪物之所能及也此性之功用也然不學則無以成其美故學以充之則可以造於聖人君子之域矣此其效驗也 癸卯歲夏日作 州人玉置氏懇

道善性說

易繫辭曰一陰一陽之謂道 往來不已化生萬物 繼之者善也 聖人之教繼天立極有以財成輔相其道乃所謂善也 成之者性也 天命之謂性而性則善故因教充之則與天地三而有以成天之所以賦予於我者 仁者見之謂之仁知

者見之謂之知（君子存之　各因其材）百姓日用而不知故君子之道鮮実（可使由之　鮮知其味）長胤曰道善性説始並稱于繫詞而後世理學家以為準則本義無明解通書誠上章引此句乃解云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而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立也又大極圖說云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又語類曰未生人物以

紹述先生文集　巻之九

前此理本善所以謂繼之者善此則属陽氣質已定為人為物所以謂成之者性此則属陰竊謂聖人之學本無理氣之說未發已發之言亦非中庸之本語今且就宋儒之說言之所以一陰一陽者形而上之道而未發之謂也其所一陰一陽者形而下之器而已發之謂也而於已發中又分二項前半截為繼之之善後半截為成之之性然所謂善者本對惡之稱而曰遷善曰好善皆就行事言之而語孟六経未嘗聞為理之未立之名也所謂性者稟受之謂而曰養性曰盡性皆就生質言

古義堂蔵

之而語孟六経亦未嘗聞為理之已成之謂也中庸説性道教其旨實與此章相表裏焉而今其説如此予所未解故別為説如右 元禄庚辰九月十一日

正義曰道是生物開通善是順理養物故繼道之功者唯善行也若能成就此道者是人之本性若性仁者成就此道為仁性知者成就此道為知也此説道善二字解雖覺不穏其大意不失繫辭本意先生曰繼只是繼續不已之意 臈月念一又識

節字説 代家君 尼崎家人本山請

四時行百物生天之所以終始也然不齊其氣候歩其躔度則天工何由而成哉山岳峙川瀆流地之所以厚載也然不區其郡邑別其経界則邦域何由而正哉此所以為貴節也君子之持身也亦然老吾老及人之老幼吾幼及人之幼自邇及遠一視同仁固仁之所以立也然不等其尊卑辨其親踈則流于兼愛陥于平等故聖人之言仁也必與禮並稱禮即節也故孟子曰禮之實節文斯二者是也且観夫造室乎廓其藩籬閎其堂宇而後庖湢倉廩區別有叙 初作秩秩得所 其廓而閎之者仁也其區而別之者禮也観之一國則上有君相下有吏民其待之也莫不由仁而

所以待之之等則在禮以節之也故曰知和而和不以禮節之則亦不可行也其所以節之者非堅守之謂而在能安之也在節之初九曰不出戶庭無咎其象曰知通塞也蓋制數度議德行節之道也然或堅守節而不知安焉則墮于偏流于隘行必果言必信卒陷于硜硜此亦君子之所當識也節之時義大矣哉

元禄辛巳之歳上元日

希庸說

人惟知離情累輕生死之為難而不離情累不輕生死而合道則以為易而不知其難有甚焉此均天下國家辭爵祿蹈白刃之尚可為而中庸之所以不可能也故夫子之言三千子獨稱顏子曰回之為人也擇乎中庸其以斯歟福井生名中倫之笠岡産也周旋乎二弟英衡之間而来學於予請其字焉因表之以希庸曰吾子服膺聖賢之訓有日矣中庸之義固不待予之提告也蓋顧名思義勿易世之以為易者以無負其所學哉因為說以贈之云

令典說

古人之命名也各取其義焉爾叔孫之以僑如名其子著其功也長卿之以相如自名慕其賢也及其後

古義堂藏

也或本經訓以寓規戒或因物象以取法則延及吾
邦先達之賢有以貫之為名者矣有以利仁為名者
矣有以敏行為名者矣皆據經以自名不徒名也松
波君閥閱之世族也今茲輪直護衛京城因人請命
其名曰家世連令字予因擬二三名君欲以令典自
名請其說為告之曰書稱舜曰慎徽五典五典克從
又曰天叙有典勅我五典夫典者常也彝倫之道無
所逃於天地之間推之萬世而不可移易故謂之典
蓋位有貴賤尊卑之別人有文武都鄙之差然事君
而忠使臣而禮父而慈子而孝夫婦兄弟朋友之間
各盡其道此人道之極也典之義大矣哉君之擇名
其知所取矣因為之說云

元安字說

渡邉榮字元安求字說于予因為之說曰孟子曰仁
則榮不仁則辱今惡辱而居不仁是猶惡濕而居下
也又曰仁人之安宅也義人之正路也曠安宅而弗
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夫孔門之學莫先求仁而孟
子知孔子者也其言既如此則仁之可安可榮斷可
知矣世之居高堂華廈為安見寵官隆秩為榮不脩
其行不積其善者抑亦末矣其所以求安求榮之心

古義堂藏

則一也而所以求安求榮之方則不至何者不知有可安可榮之實也其知既實其求亦至則何不安榮之有學者不可不察焉予欲其顧名思義因為之說以還之云

鷄育鶩說

余方外家畜數鷄冬春之交育卵甚蕃竊取其卵以鶩卵易之母鷄不知日覆翼之煦嫗于窠中者旬有餘日而鶩雛出于其殼其形漸成母鷄相將養之如一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其既長也與母倘佯乎池沼之畔喜其清冽鼓翼投之唼喋荷荇汎汎其樂不復顧其母鷄戀戀躑躅乎其側不忍棄去鳴聲甚悲吁鷄不知哉吁鶩不仁哉鶩之不仁其性固然鷄而不智可憐之甚哀矣哉今之人已之骨肉為人所離間不能保焉反鞠其非類者以幹其蠱幹其蠱者究狠剛愎覆産圮族親戚旁觀而不能之救遂取笑乎世間雖悔何及噫不知豈特鷄而已哉人之無良至于此哉詩曰謂他人母亦莫我有又曰宛其死矣佗人入室其斯之謂乎　庚午二月既望

吉岡師約字說

春秋之際斯道淪喪孔子講道于洙泗之上而其及

門者僅三千人而其能得聞道者顔子曾子耳顔子雖聰明不幸早世故能得聖人之道者莫如曾子焉其德業卓偉炳焉萬世而其切日用者莫要三省故孟夫子稱其守約也豈非萬世學孔氏者之師範模楷乎此予之所以字師約曰省之也

岩崎彬字元質說

禮子生三日父名之冠而字之者所以敬其名也國人素不學名字甚不明自中葉以降其弊滋甚或以官為字或以國為號今也士庶家亦踵其弊牢不可解也名字之濫莫此為甚噫今

國家屬承平闤闠詩書學士家間有欲正名者焉攝之大阪有岩崎姓者尚壯非素以儒鳴者而甚好學愛書每必慕中夏之風往年游洛厭其名之不雅請予命名且字之焉予以其挺拔乎庸流之中獨欲正其名之既足以嘉尚與

國家治安之迹雖見於小事者不可輕也不敢虛其請名之曰彬表之以元質問其所以名字之之義則答曰彬者文質適均之謂質者萬物基本之稱其既成也不可不以彬其未成也不可不以質未成而文則文非其文也今尚壯學豈止乎此也哉名之以彬者所以期其成也字之以元質者所以基其

未成也子其基其質乎今成其彬彬乎異日有人報曰揖之陽有背赤幟而先登于杏壇者吾必以子答之也若不然則吾伏失言之罪 庚午七月二十六日

盆松説

齋前盆貯矮松一株其高不過數寸枝幹蟠屈鬱而翳蒼而古既有昂昂聳壑氣象適客至俯而撫仰而嘆曰吁子何自愛焉而盆焉與曰以其柯纔措大而能具千仞凌雲之勢也客曰吁子過矣今此松也非有異於凡松也枝幹屈曲固松也其質蒼古亦松也有千仞凌雲之勢者亦松也非一有異乎凡松也而子盆而貯之愛護撫弄晨培夕灑而不倦焉者嗟以其矮小耳不見夫生乎泰華之喬巔圜百仞千盤噴雲霧而作風雨者乎揀之則任廊廟之鉅材橋之則得大川之利涉車輿之運乎陸舟楫之航乎海皆是焉出其材既巨其用亦大子不是之愛而必於數寸之矮松何耶其材不中用其幹不堪器薪焉不足供一爨之炊鋸焉不足穿一屐之齒今有童齔而有耄耋之貌者不以為人妖則必為鬼化必怪而遠之尚何愛護撫弄之有斯松亦斯之類也而子之盆而貯者何哉凡世之盡心瑣屑而昧於大畧者皆子之

儔也予弗能應曰意其言之似有警也遂記其事 辛未

棟宇説

上古穴居而野處後世聖人易之以宮室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夏后氏殷人始為四注屋周制天子諸侯之堂屋為四注南北東西皆有霤謂之殿屋即所謂四阿也卿大夫以下但為夏屋兩下而其間有棟有梁有宇有棁有閞有桷有橑其制各異所施不同今人不諳古人室屋之制漫爾看過故今引援宇書以曉其義庶幾稽古之士考禮臨文之間不致誤認焉爾

○所謂棟者爾雅曰棟謂之桴郭璞曰屋穩邢昺曰今屋脊也易曰棟隆吉是也朱子曰殿屋則中三間為一棟 古者屋皆五間 横指東西至两序之上而盡遂自北處分為四棟邪指四隅上接横棟夏屋則五間皆為横棟棟之前後為宇宇稟極屋棟也又謂屋極喪大記曰小臣復皆升自東榮中屋履危鄭氏曰危棟上也孔氏曰踐履屋棟上高危之處而復也是棟也桴也穩也屋脊也屋極也皆一物之異稱而危特謂其上耳 棟此翻云武那岐

○所謂梁者棟下横柱也爾雅曰杗廇謂之梁註屋

大梁也疏云一名宗廇柱也字彙曰屋脊柱曰棟負棟者梁蓋屋脊之下承以横柱名之曰梁此翻云宇都波利俗呼比幾毛乃故其間有空如陳寔謂盗為梁上君子韓蛾歌聲落梁塵古詩空梁落燕泥皆可見矣杜牧所謂負棟之柱乃謂楹耳又爾雅曰楣謂之梁注門戸上横梁則非此梁也

○所謂宇者韓詩屋霤為宇字彙屋之四垂為宇爾雅檐謂之樀郭氏曰屋梠徐鍇曰齊謂之檐楚謂之梠皆霤之別稱也若夫夏屋南北兩下之宇其簷亦謂之霤東西則但為腰簷不連棟下雖或有水亦不

能多故但謂之榮謂之翼而不得以霤名也榮翼乃換簷之名此翻共云乃幾士冠禮設洗直于東榮注曰榮屋翼也喪大記降自西北榮是已謂之榮者為屋之榮飾謂之屋翼者言其軒張如翬斯飛耳

○所謂梲者棟梁之間所設短柱也爾雅梁亦其上楹謂之梲藻梲者謂畫梁上柱為藻文也一名侏儒柱以其短小故也此云都加蓋今人屋下置頂格頂格出清李漁閒情寓寄即天華版此云天武世宇不見梁梲古人不設之故梁梲外見管仲臧孫藻之為美予嘗見紫宸殿上無華版乃古之制

○所謂關者爾雅閞謂之槉注柱上欂也亦名枅又

曰榣疏柱上方木是一物五名也枅字彙承衡木也
徐曰柱上横木承棟者横之似笄也又云欂櫨枅也
又曰壁柱又曰椽此云奴錢
○所謂桷者爾雅桷謂之榱此翻云多留錢郭曰屋椽説文
秦名為屋椽周謂之榱齊魯謂之桷春秋刻桓宮桷
左傳棟折榱崩是也釋名椽傳也相傳而布列也孟
子榱題數尺趙岐曰屋霤也朱子曰榱桷也題頭也
蔡清曰桷有數尺之長桷頭安得有數尺之大此頭
字乃桷之名數也如曰桷一頭二頭即桷數也柱之
頭尚無數尺者況桷之頭乎皆未的予想但謂屋宇

葺構之厚至數尺耳此云軒端若干尺觀題字可見矣
○所謂楶者爾雅栭謂之楶注即櫨也疏云皆謂斗
拱也論語作節説文柱上枅也此云萬須我多徐曰今謂葺
木枝耑華房之蔕為枅此櫨象之即今之斗也字彙
梁上短柱承屋脊者是與棁混誤矣元祿丁丑

忠信説

夫子嘗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
好學也而又曰主忠信者何也人之為道雖高才卓
識過絶乎衆而中苟不忠信則亦不足倚賴也譬諸
造室忠信其猶基址乎室焉而無基址則高堂大屋

雖隔天日而傾欹撓壞不得其為家也雖然徒有其基址而苟不上棟下宇以待風雨則人其得庇而物其得㢋乎故言主則在忠信而充之則在學焉耳此其二者不可偏廢而其所主則在忠信蓋忠實心也信實德也為人之事猶為己之事務盡其誠不敢忽畧忠之事也言必復之行必不爽信之事也此其所以為本也而至後世不以此為主而必曰主静必曰主敬其亦異乎古人學矣

寶永戊子之歳鶉月

紹述先生文集卷之九終

紹述先生文集卷之十

說類

讀孟子說

男善韶　校

人之為事有有所為而為者矣有無所為而為者矣有為所當為而為者矣今夫人之有疾病患難也不顧其為之而後有利耶有害耶惻怛之心油然感發匍匐而救之此無所為而為者蓋見孺子入井則非納交要譽之私而忽爾怵惕知牽牛釁鐘則非以大

易小之計而忽欲廢之此人之本心也堯舜之仁覆天下亦舉斯心而推之焉耳故其民熙熙皞皞自順帝則而不知為之者也譬猶子之於父母受罔極之恩而無報謝之詞若夫人之有患也意其有他日之報而救之欲其得仁者之名而濟之使人知恩之出於己而欲求其所欲此有所為而為者覇者之事也故責包茅之不貢者非尊周室而齊桓以強其國信守原之義者非敦禮義而晉文以服其民此宋牼之所以為孟子所斥也其或見人之患難其心雖恝焉與己不相渉而曰理之不可不為勉強救之此後世

學者以理御物之事其設心雖非不仁而亦非自然也蓋良知良能不待知慮而能者人人固有之本心也豈待勉強造作乎哉然人能施之于其近而至他人則恬不顧慮此所謂不推類者而其卒也必以其所不愛及其所愛雖父母之至親不能保之也此先王之所以仁為本也而其當為而為當不為而不為及夫悖逆亂賊之害吾仁者有所懲艾而後義行矣民胞物與之間施有差等不奪其序而後禮立矣知其不可須臾離焉而不失斯可謂知矣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七篇之言其緒雖多莫不自此而紬繹

焉

君子不謂性不謂命説

性者人之稟受也命者人之所値也貴賤貧富所値各不同而不能皆得遂其性之所欲也故君子各安所値而不必求遂其性之所欲也故曰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謂性也人倫之間有正有變所値亦不同而性之秉彛皆可以進者善也故君子務盡其性而不徒諉之于命之所値也故曰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也上性字就聲色臭味而言下性字就其可以為善而言然其為稟受之性則一也上命字就貴賤貧富而言下命字就人倫之正變而言然其為所値之命則一也皆就氣立言而未嘗渉乎理也舊解上下二節性命字理氣交互而説最難辨明或曰聲色臭味是在外之物欲之者性也然則仁義禮智是主彼而言是主此而言曰此四者皆主彼而言父子之相親在仁君臣之相交在義賓主之相接在禮賢者之相知在智若或彼不盡其道而待我不以其道則是在我之不幸焉耳故曰命也若在我之道未盡則不須言命也大要上節主意在安命而不縦性下節主意在盡性而不諉于命

正徳二年壬辰八月廿四日

說墨

文房之友三而筆與硯經古賢之評章而或銘焉或傳焉制作紛然唯墨未聞古之聞人褒稱之顯於世也豈陳玄之德不及二者耶將不幸而不遇古之賢者如昌黎子西者發其潛德耶吾知其說矣研堅厚而重以德見取筆銳利而快以才見用唯墨也挺然其形黯然其質非有照乘之光也非有鏘然之音也非有組織雕鏤之奪人目也其才與德之不見於外者然也宜其未遇顯人之揄揚也然則果不及二者耶曰不然也方其未用也固如不及二者矣及磨之紫潭之心點之麥光之面傳聖賢之彝訓託千古之往蹟光彩煥發震耀宇宙於是乎照乘之珍不足以比其光也鐘磬之音不足以比其宏也組織雕鏤之文不足以誇其華也而陶之德穎之才亦不媒是以交則不能相和而亦無能播其美也甚矣有肖乎君子之德也平居恂恂非有智慮聞識強有力之駭人也及其施利人澤物之功也顯焉而德普晦焉而言傳自後世見之若無斯人則不可以為斯世也古之聖賢大率類此南都千年之古都而器備工作多遵法故而墨最著焉古梅園主人松井氏亦世其業而

製冣精世稱豐山香頃丐四方諸君子之作以顯其美而亦介人需於予予固非其人也然主人晦迹市區崇尚文雅何其所執之肖所業者也因為說墨以贈之云 正徳二年壬辰之春

尚志齋說

人苦於無教今聖賢之言布在方策諸儒先達翼而傳之者無慮數百家終身受用有不能盡者矣既有教矣苦於不知教今方寓治安户誦詩書才英之士萃古聖賢之言而聞之不異於耳提面命既知教矣何以成徳達財者之希耶蓋苦於無志焉耳股野生廷幹仕于播之龍野鎮今在京肄業嘗以尚志名齋頃将寧親告歸丐予之說嗚呼以尚志為號既知所本矣自古聖賢以志為言者多矣況近時王伯安朱伯賢諸儒有說警學者皆可誦而服也吾亦何贅焉但志不患不立而患於久而渝吾子尚其志終身之間視之如一日則何不成徳達財之為憂是為尚志齋說 正徳癸巳

其本說

仁義之為美人豈不知然不知其所由以本故常以為難行而不肯行所以聖賢之示人往往示其所本

使人知下手之初有子所謂孝弟者其為仁之本與及孟子所謂四端之心良知良能之説是已人苦不知其本苟已知其本充斯心以及物則仁豈遠乎然非為務其本則人道盡乎此也蓋人道之極亦自此本而立也然則知本之説學者入門第一義所當先講求者也真柄氏世宦于越之府中弱而好文嘗以其本為扁請説于予蓋取有子之語也為述其大畧以期後来之遠到　正徳癸巳之秋日

存亭説

聖賢之示人有告入門之方者矣有指標準之地者矣有傳終身之工者矣夫心一也曰求放心者入門之方也曰從心所欲不踰矩者標準之地也曰存心以仁者終身之工也何者平素冥行妄作不知仁義為何物則将何所下手故之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使人悚然儆懼有悔往咎而求新益之意故不曰修身之道而曰學問之道可見聖賢地位固不止此向上猶有許多工夫在若夫吾人平日所從事者在仁以存心禮以存心而使心與之習熟此終身事業也及其至也已與道一而聲律身度心不踰矩之域可庶幾矣今玩其語曰求放心曰存心孟

子固為學者言之矣其曰從心所欲者夫子自道也然學者之於聖人其所期望以為至者則不為不以為標準而思企及之焉森下氏之二子籍于京師而宦于肥之佐賀俱及先子之門仍從予學有年矣長曰賢落次曰元啓皆嗜學而飭行元啓請名其書室因命以存亭又請其説為綴數語以遺之云

正徳五年乙未之歳重九日

大而化之之謂聖

孟子曰大而化之之謂聖集注云大而化之使其大者泯然無復可見之迹趙岐則曰大行其道使天下化之是為聖人當從趙説何者孟子以伯夷柳下惠為聖人之二子或徳乎清或徳乎和有迹之著莫甚焉然則不可以聖人為無迹若以無迹為聖人則孟子不應以夷惠為聖人蓋化之云者非自化也乃化人也孟子言夫子之徳曰所過者化所存者神又曰有如時雨化之者易亦曰神而化之皆可相證矣孟子又曰聖人百世之師也伯夷柳下惠是也奮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聞者莫不興起也非聖人而能若是乎蓋以致人之感化為聖徳之至也先儒或云夷惠為聖人傳者之妄想以無迹為聖宜其有疑于此也

己亥五月廿七日

健亭説

人不患無志而患志之不継志之不継何哉為無剛健之徳故也故在易之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蓋欲人體乾健之徳以進于道也海保氏之近世籍東武以豪間私淑先人之道有年矣請予命別號欲其勉而不已因為健亭説云 庚子之夏

浮屠五戒説

聖人之設教也量其軽重緩急而為之斟酌劑量使之順於人情通於天下而準之萬世而無弊者也故其於事也有許而戒之者有戒而不許者有不足以為戒而置而不言者一與一奪皆有權衡豈比浮屠之不酌軽重大小槩而施之乎哉許而戒之者酒與色與肉也聖人豈欲人之沉湎冒色暴殄天物也哉然宗廟朝廷之間郷黨僚友之際射聘冠婚之儀有灌焉有酹焉有獻焉有酬焉以将其禮以合其歡不可以其末流之弊沉冥淫酗而一切禁之索莫廢禮唯恐其三爵之後屢舞之傞側弁之俄以伐其徳乃剛制之故詩寓賓筵之戒書載酒誥之訓禮有百拜之儀而夫子又既許其無量而復戒其不及亂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際天地之會継宗廟之後男

有室女有家此人之大倫也不可以株累之緤蠱惑之溺而禁之昏嫁廢其大倫唯恐其帷薄不飾惑以喪志故取法于關雎述戒于墻茨既曰目之於色性也而又曰戒之在色也七十不可無肉賓祭不可無牲弱之肉強之食不可以不殺唯恐其濫傷物命長其殺氣故躬遠庖廚無故不殺方長麛卵亦皆有禁故夫子釣而不綱弋不射宿皆仁之至而義之盡得道之中者也若夫人之為詐也必嚴禁過不少恕之乃曰言不忠信雖州里行乎哉又曰勿欺也此戒之而不許者也至於偸盜其悪最甚然聖人之言千岐

萬塗無毫滲漏而終無以此為戒者豈以此為可為之事乎哉盖教之所施在乎人之可為不可為之間而至於必不可為則教不可施也飲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而不戒則敗禮失度故有教焉人之無信亦或有之則亦不可無教若夫至於偸盜則人之所不可為而為之則非人也故聖人之不言非不足以為戒也本不可為戒也若誨以勿盜則是待人以盜者而非所以教人也有人于此盜一物對而不言則彼乃深耻或開徙善之途若戒以勿盜則廉耻道消彼将曰戒我以勿盜則是待我以盜也不特不拜盜之

心且長盜之心無所忌憚也若夫僕隷下人尚可戒之至於王公大人亦豈忍出之於口哉此蓋不辨事之輕重與人之淑慝以一切之法槩而施之也豈有對天下之人一皆以勿盜併與飲酒好色而共禁之乎哉聖人許不許可不可之間其權衡精矣佛氏之徒不少優劣均而列之或比之於儒之五常者過矣況盜與詐其罪重而酒與色其事輕而今均而五之則人視以一之其實輕也而強而戒之則人必易犯酒與色與肉是也其既犯之則其實重也者亦不憚犯之必至於詐而盜矣故以謂不特不足以為教且失所以為教不特失所以為教且使人無所耻焉

元禄八年乙亥正月二十一日

曽晳言志說

大抵聖人之言後世所以不免有紛紜之說者本由不曰聖人之言彼此參攷以究其意趣之所在而輙執己見妄生意解也如曽點言志章或以為放蕩略濶之語或以為機用現前之言蓋其言宏洋自肆似非尋常之語故後之讀者費許多意解而竟不得聖人相與之意矣昔者夫子曰不得中行而與之必也狂狷乎狂者進取狷者有所不為也孟子曰若琴

張曾晳牧皮者孔子之所謂狂矣又狀其言曰古之
人古之人行不掩其言焉者也孟子目曾子為狂者
將何據哉亦因其言志而知之也故識孟子言狂之
旨而後曾點之志始可明矣識聖人之常言而後聖
人所謂狂者亦可知矣夫孔孟之道不外人倫而立
言亦不外人道而取人人道之極至堯舜禹湯而盡
矣然則孔子不得中行而思狂者之進取將何進取
耶蓋欲進造人道之極也孟子狀其言曰古之人古
之人亦將指何人為古之人耶亦指堯舜禹湯為古
之人也是知曾點之言志乃想望堯舜至治光景之

辭與夫子之思三代之英及聞韶夢周之意適相投
合所以夫子之於四子獨曰與點也若夫子路之強
兵冉有之富國子華之禮樂雖皆經濟之急務而皆
止於一方局於一事不足語聖人功化之全也若使
曾點之志得行則普天率土自致時雍之化三子之
所志自在其中矣然使曾點為之亦未必如其所言
此孟子所云行不掩其言者而所以為狂也蓋狂本
顛狂之稱內不量己外不揆時必欲行聖人之道猶
喪心之人不知進止故名之為狂也後世不得聖人
言狂之旨遂為佯狂自肆越於禮法之稱與接輿原

壤之徒同其倫者非矣夫子又嘗曰古之狂也肆今之狂也蕩肆則不拘蕩則放於禮法之外曾點豈古之狂歟

靖軒說

播州佐用士人岡田氏名光僩嘗請別號曰取周書所謂自靖自獻之語命之曰靖軒靖之為言安也箕子在殷之末世告微子以各得其心之所安以奉其君云爾然得心之所安豈止出處進退之間為然凡人之於事不安於其心而能合于道者未之有也寧我欲短喪則夫子告之曰女安則為之齊宣王欲興甲兵危士臣構怨於諸侯則孟子告之曰然後快於心與若夫陷溺之甚事之不合于道者雖或忍為之而反求諸己心則必有不安者矣此人之本心也所謂學問之道亦在乎擴之而已耳欲子之事必考之于道能得其心之所安也為之說以贈之云　乙巳三月

達齋說

千里之路雖遠而積步不止則可以致矣千歲之日雖久而積晷不已則可以至矣人之進道何以異是自男唯女諾之始而有可以進善之基此乃仁義之根苗也苟勉焉不已因事增長則為聖為賢孰能禦

紹述先生文集　巻之十　古義堂藏

焉故從上聖賢之教人其言雖多而皆莫非所以使人長其善崇其德也孟子特括之曰擴充其曰達曰充亦莫不然蓋人無不有所能者而不能推之于事事所以雖有可以為聖賢之資而克至于聖賢者幾希無不有所能者人性之善故而推之于事事者乃擴充之方也道在邇顧人之力行如何焉耳蜂谷義三生在都講學有日矣稟朴而業苦頃將歸于備中嘗請立號為寫達齋二字贈之及其求説也為叙其言以期遠到云　正德二年壬辰春三月

一亭説

小出君重元久慕吾先子之道屢通書問以叩道要嘗請智仁勇三德解常秘重之屬者求予該三德以立一説予謂中庸曰智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仍請以一亭表之君肯而請其説夫三德之説先子解之已詳矣吾復何言請論所以一之之義先儒謂一即誠也夫謂誠則一則可矣訓一為誠則不可矣若其通前後而見之則曰及其成功一也曰其所以行之者一也則皆為同一之義然施之于此則涉泛然不切故先君子定中庸解斷為専一之義蓋行三者而欲其専之也仁而雜之以残刻

則不仁智而雜之以懦弱則非勇嫗煦姑息世之所謂仁也而為仁之賊矣敏捷苛察世之所謂智也而為智之賊矣悻戾忿狠世之所謂勇也而為勇之賊矣故一則不雜不賊而德有以立矣二則仁非其仁智非其智勇非其勇不唯不能成其德而還有以害之焉一之義大矣哉

敬恕說

應倫中木下侯家人懇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執事之敬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恕之要也夫執事而敬則持己不苟強恕而行則待人不刻求仁之方莫近於此故夫子以此荅仲弓其旨深矣此學者之所當佩服者也

寶永己丑之歳書

忠恕說

夫子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孟子曰其君用之則安富尊榮其子弟從之則孝弟忠信古者學問之有益乎人如此其盛而今也不唯不見其益而或貽之害其故何也古者之學務養其善後世之學專攻其惡其說雖如相表裏而其弊大相懸矣務養其善故修之于身則充其善而惡自消治之于人則成其是而非自遠所謂志仁者則此事而其所

以求之方則曾子所謂忠恕而已矣者乃是也忠者盡己之心恕者忖人之心其事雖異而皆莫非於接人交物之間務盡其心乃所以為仁也苟使天下之人從事於此則君子而愛人小人而易使君用之而安富尊榮子弟從之而孝弟忠信其效豈不美乎及至後世陽篤聖語而陰剿玄理其平常所用功者專主汰私欲以無容其非以修身則反觀内省欲無留纖瑕微類乎中以治人則督察苛密疾惡已甚不録其功而咎其過不取其長而許其短上焉者雖清高可仰而下焉者倣狠可厭此後世學問之所以不唯

無益於人而却貽之害也忠恕之驗吁嗟大哉夫子謂可以終身行之其以此歟 寶永戊子臘月

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説

孟子曰周于利者凶年不能殺周于德者邪世不能亂集註曰言積之厚則用有餘慶源輔氏曰良農不患年之有凶而惟患乎畜糧之不厚君子不患乎世之難處而患徳之不周新安陳氏曰孟子不言利而此言之主周於徳而言借以為喩而引起耳諸説皆二句平説最不得孟子之意大抵先儒不看透孟子所謂利字或以為珠玉財賄之事或以為安富尊榮

之事故此章亦以周利為饒財之意者非也利是放利之利利已而不営人故首篇及荅宋牼章皆與仁義對說前章亦與善對說分舜跖之別此可証也周是周遍無遺漏之意周于利者凡事之可得利者盡力經營無有所遺也周于德者凡事之可進德者兼取旁求無所不至也故以對說要知此二句非是兩下勸人也亦非以上喻下也蓋一正一反為說猶喻義喻利之謂欲其捨彼而取此也故古義只註下一句陳氏謂孟子至此言利尤謬矣 壬寅五月八日

意必固我說二則

編述聖人之言固難然較之狀聖人之德行猶為易論語中所載如曰子以四教文行忠信子之所慎齊戰疾子不語怪力亂神子罕言利與命與仁子絶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皆非聖人自道而門人弟子平常察聖人之行事而目之也其中教也慎也不語也罕言也猶可知矣至絶四一條不唯不見於言亦不著於行聖心渾然自然而然非審視熟察從之久而信之篤豈能為此言乎

毋意如曰大人者不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是也毋必冉求為子華之母請粟既曰與釜及其請益則又曰

與庚是也毋固吾陽貨曰諸吾將仕矣是也毋我如曰丘也幸苟有過人必知之是也（此一條壬寅九月廿日夕草）

恒字說

聖賢之教人也事各有其方接人以仁而立己以義乃至事君之忠事父之孝兄弟之友朋友之信莫不各有所專焉但所謂中也一也恒也者則事無所專主而凡事不以此為準則不淂譬猶醫之用藥補瀉涼温之宜各對其證而斤兩錙銖之差則凡方莫不皆有焉執中之訓著于虞廷一貫之旨載于魯論其為要道夫人能知之矣而至於恒也者則人不知其為要務蓋人亦非無志也或銳乎始而退乎終或勉勉乎少壯而悠悠乎耄期則雖有為而無効為其無恒也必也終始惟一無有警縱作輟而後可期其成矣故易之六十四卦因事設教而必立卦於恒系之辭曰不恒其德或承之羞夫子亦曰人而無恒不可以作巫醫又曰善人吾不得而見之矣淂見有恒者斯可矣豈不可信受乎哉詩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書云慎終于始此聖人之所以有始有卒而以恒為教也作恒說（享保壬寅九月廿五日）

莫忘說示藤岡弘軒

防州巖國鎮武職某丏予書莫忘二字曰此吾先人之所遺囑未諳其義願著其說予亦不解其意如何然有一說昔魯有徙家而忘妻者哀公擧以問諸夫子夫子曰殆有甚焉者昔夏桀忘其身甚矣哉忘之為患也小而喪軀墮業大而敗家失國顛覆典刑宗廟丘墟忘之一字皆為厲階人苟能莫忘則為上而不忘為上為下而不忘為下兢兢業業各服其務亦何有禍敗之可虞遺囑之意其在此乎若夫懲於執滞不化而務坐忘者老莊氏之所道而非所論也吾子以為如何

享保八年癸卯夏五月日

學說贈戸倉清民丈人

學將以知人之所以為人之道也古之聖人其能盡之而造極者也故其言與行皆可以為萬世之法載之于書以為經而後之欲學道者莫不於斯乎是稽焉然亦不能純者豈其以庸言庸行為非盡人之所以為人之道而求諸高遠故雖不敢倍聖人之道以立說而不免廻聖人之言以狥其所好耶道於是乎岐矣學者當知道為人之所以為人之道而一遵聖人之言行以為範則庶乎其不差矣戸倉清民氏嘗在京府狥於法而不得面文字往來者屢矣東還以

來屢辱簡牘見求予言以嘗所聞父師者奉酬盛意

享保十二年

景蔚說

田崎生播之産也侍父寓于京師來受學于予請其名予因其字文進名之以景蔚又問其義仍爲說曰在易革上六曰君子豹變象曰君子豹變其文蔚也先儒曰君子謂善人良善則已從革而變其著見若豹之彬蔚也蓋人之於學也不進則退無一定不移之理故古之書毎曰日躋曰日新聖賢之德尚移其進而不已則其文采之蔚然者亦豈不可仰觀也乎

予欲生之景聖希賢進而不已以蔚然其文采爲書以贐之云 享保辛亥臘月

爲君難說

予毎讀魯論至定公問一言興邦夫子告之以爲君難未嘗不掩卷而歎曰大哉聖人之言何其簡而盡推之萬世無窮也予觀秦漢以還名臣碩士啓沃之言其所勉而進者敬天愛民之實舉賢錄才之典其所戒而遏者聲色狗馬之好土木遊宴之侈條目悉矣利害明矣其心非不忠也其言非不切也而往往不省或蒙報罷中庸之主因被疏斥暴戾之君招其

譴責。豈其術之不至哉。蓋不得其本故也。君臣之間尊卑勢隔。束縛羈絏。既非所以制上。迂濶煩苛亦不得中。其要苟告之以為君之難也。君聞其言。繹而思之。則儆戒之心自存。逸豫之念自遏。凡事之裨於治者。必思舉而行之。吏之害於政者。必思鋤而去之。條目不必待陳。利害不必待舉。而綱紀立。衆心服。可以興隆國家。而永其祚胤矣。推之士庶人。亦無不然。推之萬世。亦豈有異術哉。夫子之言。蓋明其本也。實松丈世宦于肥之佐嘉。掌文學之事。頃蒙過訪。徵予述為君難義。將以進之其君。予喜其與嘗妄意者。會為說以還之。其得致君之道乎。享保壬子歳五月日

公彝字元叙說

書曰。彝倫所叙。又曰。天叙有典。彝言其常也。叙言其有次序也。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之交。萬世不可易。而自有親疎貴賤之等。不可踰越。故謂之彝倫。謂之天叙。言而違焉則為邪說。動而離焉則為暴行。森田生從學有旨。頃者来丐其名字。因名以公彝。表以元叙。庶幾其顧名思義。以盡人之所以為人之道云爾。享保壬子長至日

德純字粋夫說

人之為事恒患乎不能純一故雖為其事竟無其効天之所以為天聖之所以為聖亦曰純而已矣故易文言稱乾之德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純者一而不雜之謂也純之義大矣哉千種氏之子嘗自勢州来學于予塾命之曰德載比日亦丐名其弟因名之以德純表之以粹夫欲其純以成德為說以還之云 乙卯歳六月

廷賛字良佐說

高谷氏之子来自播而學于京從予學一日請其名因命之曰廷賛字之以良佐及問其義則曰中庸稱至誠之道曰可以賛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参矣夫以七尺之軀而與天地參者將何為哉以其性之善為萬物之靈也而其可以賛化育者以其施之至也生醫家之子也苟研其治術明其藥物以救民瘼而有驗焉則賛造化之功豈虚美也哉庶幾勉旃勿負命名之意云爾 乙卯年九月朔

信成說

三谷丈因三浦丈見求命其名因告之以信成既而又見問其說因答曰夫子曰君子義以為質禮以行之孫以出之信以成之此予之所本也夫信者人之要道也故又曰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又曰民無信

不立信之用大矣哉吁東西千里合并未期仍書其說以竢他日之面晤云 乙卯九月

惟岳字峻卿說

篠田生名惟岳字峻卿丱角之時既嚮學近冠且字来求名字說曰庶有以予警乎則謂曰詩云嵩高惟岳峻極于天此子之所取本也其文美矣其志高矣固知非安于小成者也然觀山者徒跂望其崇高之勢而不自卑而登則如作室而無基爾岌岌乎危矣哉庶循序漸進不止以至其極則小天下之觀亦誰讓焉因為說以勗之云 享保乙卯歲重陽月

致君說

忠臣之事君也君有過擧則諫焉國有秕政則諫焉朝有匪人則諫焉然其事已成則不可追咎也其端非一則不可悉陳也故孟子有格君心之非說此反本之論也然君心之非亦豈易格哉不唯格之者無大人之德之致然人主生長乎富貴之中日狃安肆不肯艱難諫言易貢讜論難進縱得其人竟難見効故易有蒙養之象傳有保傅之篇欲養之于少壯之時服習善道不待發然後禁而自成其德也蓋人之善惡專在于習士庶人之善惡由師友親黨之所涂

人主之善惡係於左右近習之所化故伊尹之事太甲不狎于弗順孟子對戴不勝欲使在於王所者長幼卑尊皆薛居州然則事幼君壯主者莫如諭左右近習之人知所以致其君之道則相觀而化自進於善焉自古宦寺之輩不好人主之親賢爲學者恐不便己之所爲每沮壞其事唐仇士良之所以蠱其君也此小人之事唯知有己而不知有國唯圖目前之利而不作久遠之計何足論哉世祿之家與國同休戚者使君親賢爲學克修其德則國享其福身荷其榮上下均慶永世無替何苦而不欲善其君哉所謂善其君者不必靠書冊誦聖賢以告之于其君濟濟多士亦不必人人爲學是非之辨衆之所共知夫人各是其是非其非同心協力以事其君納之于善爲心則日漸月摩德器自成君知其爲君之難不待直言極諫而自遠非僻國無粃政官無匪人於致君之術其庶矣乎　享保戊申歲季秋

伯仲字說

儀禮士冠禮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鄭玄曰伯仲叔季長幼之稱甫是丈夫之美稱孔子爲尼甫周大夫有嘉甫宋大夫有孔甫是其類甫字或作父賈

公彦曰二十冠時與之作字猶孔子生三月名之曰丘至二十冠而字之曰仲尼但殷質二十為字之時兼伯仲叔季呼之周文二十為字之時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故檀弓云五十以伯仲周道也是呼伯仲之時則兼二十字而言若孔子呼尼父至五十去甫以尼配仲而呼之曰仲尼是也今於二十加冠而言者一則是殷家冠時遂以二十字呼之二則見周家若不死至五十乃加而呼之若二十已後死雖未滿五十即得呼伯仲檀弓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死諡周道也孔穎達疏曰冠而加字年至五十者

艾轉尊又捨其二十之字直以伯仲別之士冠禮二十已有伯某甫仲叔季此云五十以伯仲者二十之時雖云伯仲皆配某甫而言五十之時直呼伯仲耳此二說不同朱子以孔說為是葉石林謂五十為丈夫去其甫言伯仲而冠以氏如南仲榮叔南季之類王應麟云仲山甫尹吉甫皆卿士亦以字為重此其說皆可疑也今按若從賈說耶則所謂五十以後始有伯仲之稱者已與本文自相矛盾且其以此為殷禮亦不見其據也而經傳所稱將仲子叔于田伯兮叔兮及衛之叔武等非皆必五十以後之人若從孔

說耶則二十言伯仲某甫而至五十去甫直呼伯仲耳然哀公之誄孔子曰哀哉尼父已在七十之後曲禮所謂天王某甫皐某甫及吉甫山甫嘉父孔甫邾儀父不可知皆其必五十以內之稱也蓋士冠禮所言與檀弓所記本自不同疏家不察互相調停解像禮者引戴記為說說戴記者取儀禮為證含糊不決遂致牴牾所謂離之則雙美合之則俱傷者歟故今斷以為二禮之言雖皆周人之說而出於戰國擾攘之後其說不一然參諸經傳二十以字曰伯仲某甫者稱之終身皆有明據則唯當以儀禮為正而檀弓之說不必可從也孔疏大抵近是而五十去甫單曰伯仲者非矣蓋解禮本文不得不然而二家俱引禮緯含文嘉益謬矣 戊寅正月

禘說

古人重祭祀而其禮最繁而其最重且大而後世有紛紛之說者莫禘祫若也禘有數義其意各殊有曰王者郊天之祭者有曰圓丘之祭者有曰三年大祭者有曰五年大祭者有曰喪畢吉祭者有曰春祭者有曰夏祭者其義雖殊其為大祭則一也故爾雅曰禘大祭也其曰王者之大祭者大傳喪服小記之說

趙伯循之以解論語大傳曰禮不王不禘又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疏云禮唯天子得郊天諸侯以下否謂郊天也非祭昊天之禘也邢氏所謂祭感生之帝於南郊者指此而言禮所云魯之郊禘非禮及外董祭則大嘗禘是也其曰圜丘之祭者祭法所謂有虞氏禘黃帝而郊嚳鄭氏曰此禘謂祭昊天於圜丘也祭上帝於南郊曰郊正義曰虞氏冬至祭昊天上帝於圜丘大禘之時以黃帝配祭夏正建寅之月祭感生之帝於南郊以嚳配也是郊在正月而禘在冬至也其曰三年大祭者春秋僖公八年禘于大廟杜預曰禘三年大祭之名大廟周公廟正義云其大於四時之祭故為三年大祭之名言毎積三年而一為此祭也其曰五年大祭者公羊傳文公二年疏引春秋說文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爾雅孫炎注亦曰禘五年大祭也其曰喪畢吉祭者閔公二年夏五月乙酉吉禘于莊公杜云三年喪畢致新死者之主於廟廟之遠主當遷入祧因是大祭以審昭穆謂之禘所謂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於主烝嘗禘於廟（僖公三十三年）及晉人之辭昬荅穆叔云以寡君之未禘祀也是也漢孔氏用之以解論語云禘祫之

禮為序昭穆故毀廟之主及群廟之主皆合食於太祖正義云禘者二年大祭之名禘者諦也言使昭穆之次審諦而不亂也是也其曰春祭者祭義曰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郊特牲亦曰春禘而秋嘗鄭氏曰春禘者夏殷禮也周以禘為殷祭更名春祭曰祠是也其曰夏祭者祭統曰夏祭曰禘秋祭曰嘗王制曰夏曰禘秋曰嘗鄭氏皆曰此蓋夏殷之祭名是也噫禘一也而其取義各異而弗能相一者何也蓋戰國之間兵戈劻勷載籍弗傳先王之禮樂殘缺罔遺漢章句之徒掇緝之於煨燼斷簡之中妄意窺測以傳後世故令不克各定其說歸之于一學者當識其大者而其餘繁文瑣節不知不害為君子者則闕之可也

徒善徒法

孟子曰徒善不足以為政徒法不能以自行古注云但有善心而不行之不足以為政但有善法度而不施之法度亦不能獨自行也集註云徒猶空也有其心無其政是謂徒善有其政無其心是謂徒法按字書徒空也但也凡物無因之謂徒禮王制曰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方愨曰徒行謂無乘而

行也徒食謂無羞而食也又詩暴虎馮河注徒搏曰暴徒涉曰馮爾雅徒歌曰謡故知所謂徒善徒法謂不因先王之法而自為者非心與事之謂也善是見于一事法是見于政令蓋有仁心仁聞者非無一善之可見一法之可取如梁惠之移粟移民而民不被其澤者不行先王之道故也先王之道者治天下之規矩準縄也不由之故謂之徒善徒法猶徒食徒行之徒孟子此章通言治天下必有其法首舉規矩六律下言丘陵川澤而引詩言不愆不忘率由舊章遵先王之法而過者未之有也皆言凡事之必有所因也孟子每舉堯舜文王為王者之法此章亦平生經濟手段　壬寅夏五月

名子侄説

辛丑夏仲弟長英始舉一子至冬十月予亦得一兒長英請名其子因名之曰世廉惟伊藤氏之先世連長字載在姓譜可攷也故自祖以上命長字予一行兒弟因之亦本邦近例也然中土之禮兄弟連名昭穆之叙明而易辨今茲英亦得次息因名之曰世德遂名予兒曰世俊欲其克念爾祖以世其澤也時享保九年甲辰八月

古義堂藏

依齋說

道不可須臾離而仁為大故夫子既曰志於道而又曰依於仁海保氏之明在東武自乃翁健亭氏敲尚古學頃因大村夫之西上請別號為名其齋曰依以成其所志他日得會面尚相與講討依仁之義因為說以寄之云　享保九年甲辰之歲五月

德弘字信伯說

千種見伯翁携其令子自勢州来投予為師執弟子禮遂寓于塾既而請名因命以德弘表之以信伯又求為之說乃告曰子張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為有焉能為亡蓋執德常貴乎弘而其弊必致信之不篤德既弘而信亦篤其庶幾乎此其取之之意也

享保甲寅歲季夏

奇童說

世之夙敏頴悟者多矣而其卒也未必皆賢者也而古之賢者其始也未必皆夙敏頴悟也夙敏頴悟者其果不可為賢者歟世之所謂幼而聰敏者吾知之矣五歲而誦詩書則曰奇童也十五而能焉則凡人也十五而講經屬文則曰奇童也三十而能焉則凡人也世之人唯見其五歲而誦詩書十五而講經屬

文以為異乎衆而望其終身之異乎衆也者過矣終身之異乎衆者豈慧俊才雋者之所能遽得乎哉必也真積力久仁漸義摩薫蒸乎徳化之中浸漬乎禮法之塲而後始可得也已故世之夙敏穎悟者其卒也未必皆賢者也昔者張童子九歳而擧于禮部韓文公贈之言曰少之與長也異觀少之時人惟童子之異及其長也將責成人之禮焉成人之禮非盡於童子所能而已也善哉言乎世之人不知出此徒觀其篇章敏冨酬荅辨利目為神童也則父兄之無識者亦從而誇詡呶呶惛惛溢美過譽不嚴規誨唯聲價馳騖之悅希得升斗之祿焉其既得也其人亦自以為吾事畢矣恃材陵衆之意滋軽儇浮躁之態肆志得氣濡學殖荒廢經史圖書東之高閣二十而所得無異於十歳三十而所成無異於十五也不翅弗得就其器亦且斵摧之并其嘗所粗得者而喪之矣欲為郷人不可得也噫天下之奇材何限也哉能養育成則皆可以為賢者矣而為父兄所責弄師友所誘張賊其美質吾甚惜之故書以告之○元禄辛未之歳 辛巳之春七
坂井狩善五郎因稲若水氏請書此文二月下
辮書以往之時稍改竄故與名賢集所載差異

點灸尺說

點灸紙尺傳自朝鮮國稍厚紙為之濶五分許長二尺六寸二分疊為五摺毎摺二寸七分弱五摺分為十段毎段畫為十分以當一寸背尺分為三等上等中等下等毎等畫為七十分要點穴時先將表尺量當人骨度大推至長強若干假得六寸半則以背尺六分半為一推七寸則七分八寸則八分皆如之數至其推始點自大推至六俞用上等七俞至十三用中等十四至長強用下等蓋人身骨節上下促而中寛故尺亦隨之為三等逐椎旋移以定隧穴肥人肉豐骨度難辨者以此推焉則自可知矣辛未之歳予得之肥後州吏宮原宗精玄淂之醫官靚康氏當時嘗為説記之爾来有人屢就見索為重訂云 享保丙午六月

紹述先生文集卷之十 終

紹述先生文集 卷之十 古義堂藏

寶曆八年戊寅春三月刊至此